

柿柿如意

王剑冰



周围有大龙山、凤阳山、跑马山，还有小峨眉山。这条蜿蜒的小路上，曾经走过铜铃叮当的马帮，向神星源源不断地运送着用来烧制大宋钧瓷的瓷土。

今天你再顺着古道走来，走到这群山之间的刘门，就会看到一丛从一簇簇的红柿子，它们就像花一样在金秋开放，开得满山遍野都是。远远望去，你不会把它们想成是一树树的果，因为它们太炫目，太烂漫。它们简直要把近处的天空烧红了。

太阳翻越一个又一个山头，好像就是为了落在这片柿树上，为了给每一颗柿子涂上一层红釉。柿子感到了温暖，它们快速地膨胀。一棵棵树到了最丰满的时候。柿子成熟的声音，同钧瓷开片的声音一样动听。

一群羊从树下走过，如一团团白色的祥云。羊的叫声阵阵传来，柿子怦然心动，纷纷下落。羊一定看见了柿子下落的慢镜头，喜欢这样的红火。

还有那么多游客，顺着曲曲弯弯的山道进来，站在树旁，高声地笑，快乐地嚷，喜欢不够那红柿子。他们的目的就是来看这满山满谷的红灿，满山满谷的喜悦。

刘门村的领头人李海亮说，架不住人多呀，简直就是赶大集，像是相约着回娘家，从条条道路奔着刘门来，来过红红火火的团圆节。

二

刘门属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乡，在神星西边10公里。李海亮说，俺这个刘门的“门”字里有个“外”字，电脑字库里没有。怪不得他们说刘门都说成“刘门儿”，那是这里特有的发音，那音沉实、板正，就如一棵柿树撒向天空的憨厚与坚毅。

李海亮说，俺这个“门儿”，也可以这么讲：外边的人进来，就是一家人，你在这里吃在这里玩，都会让你高高兴兴舒舒心心。咱村里人都这么说，叫包你“柿柿如意”。

不是刘门人会吃，山里人都有一颗淳朴的心。

红红的柿树带有对这片山水的理解，它们一生就生得圆润饱满，晶莹剔透，让你想摸又不忍下手，想吃又不忍下口，你就那么一个个看着，看着就觉得过瘾，觉得满足。你说哪个不是通灵宝玉，不是精美的艺术品。

一脸胡茬子的老人说，吃吧，柿子养人啊，吃了柿子能御寒，还强筋骨。“霜降到，柿子俏，吃了柿，不感冒。”

他身边的老人接着话说，柿子是好东西啊，俺们山里人都靠柿子养生哩。俺们这里的柿子，皮薄、肉鲜，专家们都说营养价值高，含有胡萝卜素、维生素、葡萄糖，维生素C的含量是苹果、梨、桃的20倍，还能清热解暑、降压止血。人家中医都讲，连柿蒂、柿叶都是好药材。

大家围在一起说着，笑着。幸福从他们的脸上释放出来，让你觉得他们都成了柿子专家，成了柿子的推广员。他们懂得刘门的今天，他们的今天。

曾经在这里蹲点的村干部也说，这里的柿子好吃，果糖含量高，为啥？海拔、日照、温差，都有关系，而且这里的土可是陶

土，里边有各种矿物质，金贵着哩。要不古代皇帝用神星的瓷器喝茶吃饭？

三

以前刘门人晒柿子，都是晾晒在石板上、屋檐上和场院里，一摊摊一片，站在高处看，就像晾着一块块红被子。但那个方式落后了，还招鸟虫。现在都是吊挂起来，集中在一个棚子里。

李海亮把我领进村集体的一个棚子，外面看不出特别，可是当你掀起红门帘，你就会在心里叫一声，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秘密藏宝的地方。淡淡的芬芳中，满屋都是一挂挂金黄的柿子，每一挂从上到下，那么长，一挂挂地排列起来，从这头直排到那头，前后左右，整齐划一。

柿子要自然晾干，直至晾成结结实实、甜甜蜜蜜的柿干。能有多少斤柿干？李海亮说，一棚有20多万斤。我以为听错了，再问，真的是20多万斤！

有人端过来一个杯子，立时就闻到一股好闻的味道，抿一口，酸中带有一点甜。刘门村人不仅把柿子晾成了干，还做成了醋。有人又递过来一个杯子，说是柿子茶。啊，好喝。

李海亮说，咱农村人割舍不下那些柿叶，捡回做茶。这柿子茶，也是格外养人，柿子有啥营养它有啥。大山里的柿树，可真的像农家的耕牛，全身都是宝。

四

一棵高大的柿树吸引了我，它的身上缠满了红布条。它是那么美，旁逸斜出，遒劲彪悍，胸怀广阔，让人看了动心。树梢上架着两个喜鹊窝，喜鹊讲究，不是好树它看不上。

问一位老者，老者介绍，传说西汉末年，刘秀昆阳之战兵败至此，人困马乏，在柿树下摘一颗下肚，立时感觉脆甜多汁、满口留香。抬头的时候，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柿子，随口就封了这棵为“柿树王”。现在的这棵柿树，已经是同根滋生的第三代柿树了。这个传说有情怀，有意味，所以老百姓爱听，所以再苦再难的日子，老百姓也护着它。

这棵柿树就像一个人挺立着，刘门人都喜欢到这棵树下站站看看，说说说说，他们把它当成了亲人，在外边娶了媳妇回来，也要带来照一张相。我摸着这棵柿树王，树皮很硬实，它的纹路像山道，一条条深嵌在土石间。村里人说，柿子树耐活，不在乎水土环境，没听人家说嘛，千年柏万年槐，还得跟柿树喊伯伯。

站在高处看去，层层叠叠的村子和层层叠叠的柿树，构成一幅故乡的温柔画卷。谁见了，心底都会响起一声暖暖的呼唤。回头时，一股浓浓的岚气包裹了我。

离柿树王不远有一个晾晒棚，里面晾晒着一串串的柿子。李海亮说，这是村民方晓辉家

的，起码有5万斤。没见到方晓辉，先见到了他妻子赵玉盼，赵玉盼家是禹州的，问怎么嫁到这里来。赵玉盼就笑笑说，好才来，不好谁来？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大的上初中了。李海亮说，夫妻俩看着外边的游客越来越多，就开了个小饭店，招待客人。

走进一个屋子，高大帅气的方晓辉正手握炒锅，挥舞铲子忙着。他说，今天不走了，在这里尝尝咱的柿子饭，过去你可听过？蜀黍面，开水和，胳膊一夹就是馍。咱老百姓，咋着都能吃好，现在更不用说了，光这柿子就能给你做出好多花样上桌。

饭店名字起得好，叫红柿林农家院。客人坐在林子里，看着一树秋意，品着一桌香甜，心就先醉了。

五

山风拂动，一些叶子被带去了远方。村庄在深秋的风中吹着口哨，炊烟的围脖挂在老柿树上。时不时有鸡鸣狗吠，自这里那里传来。

上到一个高冈，看到一些柿子树挂着各种小牌子，有大禹尖柿、升底尖柿、大辣椒尖柿，有磨盘柿、黄斤柿、牛心柿、莲花柿，还有绵黄蛋、贵兰青、八月黄……李海亮说，这是村里联合科研专家培育出来的新品种，差不多有20余种，像太秋、阳丰、次郎等水果甜柿，鲜嫩酥脆，汁多味浓，都是人们喜欢的。李海亮说，他们还试着将野生小果甜柿的优质砧木，与其他柿树进行嫁接，以长成新的高端柿果。

刘门人越干越有劲头，他们要把这里打造成品类齐全的柿子园。目前，刘门柿树种植已有4800亩，鲜柿产量超过了260万斤，加工的柿饼也有60万斤。

遇见一个叫杨战国的从山道上过来，他说自己54岁了，种了40亩柿树。问他一年有多少收益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有10万元左右吧。感觉比去外边打工强多了，这样守着家，守着柿园，干着自己喜欢的事，更主要的是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，看到外边的人在柿园里随意采摘的快乐，自己也跟着快乐。

阳光从树上溜下来，照在两位在树下劳作的老人身上，他们在刨红薯。柿子树下竟然藏着这么多好东西，一个个红红的胖胖的红薯从土里露出身子。老两口一边刨着，一边抬起头向我们笑。

柿子丰收了，村集体有了盈余，就想着为村里做点好事，他们建起了“幸福院”，8位孤寡老人过上了康养生活。在幸福院遇到了67岁的李振杰，他说话来不停口。他经常站在幸福院的大门口，这里是一个高地，能够看见起伏的山岭和起起伏伏的红柿子。

村里还成立“天使育苗基金会”，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。今年柿子大丰收，对考上博士研究生的两名学子以及5个考上大学、8个考上高中的孩子给予奖励。他们管这项计划叫金秋助学，鼓励孩子们逐梦启航。

是因为这里的山水，还是这里的土地？柿子的选择就像深扎在这里的人们，一辈子无怨无悔。儿女大了，一个个走了出去，留下老人和这些柿树，有些柿树任由柿子挂在树上，一直到雪来的时候，红灯笼般照亮这个世界。老人们走出房门，仰着头看着，说，这场雪过后，年就快到了。

我听到了那句民谣：柿子点灯年年亮，俺娘站在村口旁，跑马岭上望一望，孩儿就要回家乡……



家傲·麟州秋词》：“衡阳雁去无留意……将军白发征夫泪”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在麟州城上，满腔无奈。北宋统一了中原和南方，但对西北、北方草原和东北，却是力不从心。北宋君臣有一个统一梦，却一直未能如愿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出现了坚守麟州城数十年的杨家将，出现了令强敌畏惧的杨家将，并一次次体现了坚韧不拔、尽忠报国的英雄气概。杨业宁死不屈、壮烈殉国，更是让杨家将成为感动动地的千古英雄。

石崩尚未发现文字，老祖宗留下的丰厚文化财富还有待解读；杨家将有史有诗，有小说演义、话本戏剧，这些文字讲述着忠诚勇敢、浩然之气……

在杨家城上，我感受着古圣先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忠大勇，这和石崩人筚路蓝缕、危难险阻中创建文明、坚守文明一脉相承……从石崩到杨家城，百里之间，一瞬千年。

小学时听到一个成语：“八公山上，草木皆兵。”中学时听到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：“淝水之战。”几十年来，它们休眠在了记忆的深处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撞入了寿州城……

这是一座被淮河支流团围绕着的棋盘式四方小城。它的城墙很独特，外壁是石基砖砌的，坚固而直立，内壁却是土垒起来的，斜斜的坡壁上绿草茵茵，你可以沿着坡道一直走上去。站在城头上看，城内外碧水连天。它的护城河不是我们见惯的沿着城墙挖出的一道水沟，而是一条绕着城墙的宽宽的河。不只城墙外，就连城墙里面也有一片片的水泊，圈起了州署、孔庙、东岳庙、报恩寺、清真寺、时公祠、基督教堂和从聚的民居，现在成了供市民休憩游玩的美丽水景公园。

这是皖北平原上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，史载南宋嘉定十二年（1219）建康都统许俊曾经重筑城墙。它的特点就是水萦河绕。淮河支流淝水从东南淌来，在小城的西南侧汇入淮河。公元383年，东晋谢安派侄子谢玄在这里用八万兵力，完胜前秦苻坚的八十万大军，打出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漂亮战例，历来为人们所称道。

城东宾阳门内侧墙砖上可见“建康许都统造”的字样。城门拱券下是一条古老的青条石道，被岁月打磨得锃光瓦亮，上面又直又深的独轮车辙是历史留下的刻痕。穿过长长的甬道回头望，城门上方有独特的砖雕屋檐和斗拱造型，那是全国今存古城中唯一的宋代建筑遗构。外面是一个常见的半圆形瓮城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内外拱门并非正对而开，而是错开一个角度，于是古道在两门之间斜行，所谓“甬门斜道”，这是为了加强瓮城的军事防御与抗洪防汛功能。拱门还有一个独特之处：上方悬有一个石砌闸门，需要时可以下闸闭水，堵住城外的洪水。出瓮城门就是宽阔的护城河了，连片的水葫芦碧翠，荷花粉红绽放。

城墙东北角有一处奇特的导水建筑：月坝。高高的砖砌月坝围住一个涵洞口，平时城内积水从这里通过暗道排出城外。每当洪水来临，关闭涵洞口的闸门，就可以防止城外水倒灌。这样的涵洞东西各有一个，月坝上分别镌有“崇塘障流”“金汤巩固”字样，彰显它们的功能。

寿州城门和涵洞的闸水实效，淮河

遇见寿州城

廖奔

发大水时已有检验。1954年和1991年，寿州古城曾经抵御了特大洪水的围困。宾阳门城墙上嵌有刻度牌，1991年那次水面高达24.46米，与拱门上部齐平，1954年那次水面甚至达25.78米，超过了拱门1米多。每次发洪水，寿州古城都完好无损。导游告诉我们，1991年寿州古城被滚滚波涛围困50多天，就像一个盆漂浮在水面上。历经900年沧桑的古城一直巍然挺立，城内10多万人在它的保护下安居乐业，真所谓“金汤巩固”了。这是一项什么样的防水工程啊！淮河水患激发出祖先的建城御水智慧，庇佑后世子孙。

古人的治淮智慧还体现在导水溉田上。寿州城南有一个著名的人工湖芍陂（今名安丰塘），是楚国宰相孙叔敖留下的善政，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，溉田4.2万公顷，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。我们乘车从芍陂灌漕域走过，路旁万亩稻禾垂穗，农舍簇新，一派鱼米之乡景色。这里还诞生了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春申君，他曾与魏国信陵君一起率军前去解救赵国的孟尝君，与之合力将秦军逐出。楚国末期曾将国都迁到寿州，这里经过疏水导流之后地肥水美、地力丰厚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吧。

到了汉代，这里成为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的封地。他爱好文学辞赋，因得地利财阜之助，招徕宾客士数千人，写出千古奇书《淮南子》。宾客中有八位知名，合称“八公”，在寿州北山修仙炼丹，此山因称“八公山”。但后来刘安竟然想谋反，失败自刎身亡。淮南王刘安之墓位于八公山的南麓，前临淝水，背依青山，孤独地凭吊着岁月的流逝。

登上寿州城的北门楼，远眺有从山绵延一线，那就是八公山了。上面的树木影影绰绰，颇似千军万马在行进。一天曾率领前秦大军占据了寿州城、却被晋军一战挫了锐气的苻坚，从这里望去，把山上树木看作了东晋兵马，恐惧心顿起，导致前秦将士军心大乱，从淝水大败而西逃。

淝水之战的胜利稳定了东晋王朝，为江南社会经济恢复提供了保障，让流落南方的汉族政权得以延续和发展，使之能够得到喘息并重新崛起，成为隋唐统一王朝的精神支撑。

从历史的纵深处抬起头来，我望见纵横交错的水网之中，寿州新城美丽如花园，就像嵌在淮河中枢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

一些树和一条河

何建安

从矿山凝眸，山脚是滔滔而去的江水。江水自北而南，时缓时急，时宽时窄，犹如一条长龙，又如一条彩带，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。有风的日子，矿工们常常站在山上，边打扇子边目送江水远行，望一江春水，带走绵绵情思。

江对面走来一个人，他瘦瘦高高的个子，身上还背着背包。男人坐船过江，上了矿山。

来矿山的男人，是从易门县起步即矿山过来的，他在那边已是掘进队长。因为他心中有梦，申请到更大的矿山工作，于是他乘车来到了红江河畔，要上大红山铜矿，他要在这里种下种子，种下梦。

袁牢山的河谷，日光像一盆火。山的剪影，勾勒出群山的魁梧。矿山百废待兴，光秃秃的山脊，搭建了层层叠叠的油毛毡房和瓦平房。

夏天很热，太阳明晃晃的似一个燃烧的馒头。矿山白天没有一丝风。

矿山种下了好多小树苗，榕树、芒果树、酸角树、柳树和橡皮树。河谷的人为了适应烈日，多少年来，他们在田园开垦中，就懂得在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留下了许多大树，栽种了许多果木。连普通民众都如此，何况矿山。矿上倡导，每位员工来到矿山都要种下“五棵树”，即新员工进矿山，种一棵扎根树；结婚，种一棵同心树；生孩子了，种一棵希望树；入党入团，种一棵理想树；离退休了，种一棵纪念树。

男人下到困龙河畔，买了一棵手腕粗的刺槐树，把他他的扎根树栽在自己住的单间房前。尽管在挖坑塘时他手掌磨出了血泡，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男人想，这于他的扎根事业，值！

从石崩到杨家城

张凌云

位于陕西榆林的石崩遗址是规模庞大的史前遗址。石崩体现的城建传统、礼玉传统等，都被商周以来的后世文明所继承。

四千多年前的红木、已发现的神秘的石雕、古老的瓮城和马面，在这样一个今天看来偏僻荒凉、位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地带，几千年岁月风霜冲刷过的古遗址，却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。

近10年来，探访石崩的人往往带着疑惑而来，带着惊奇而去，大多意犹未尽，因为石崩还有许多未解之谜。相信石崩博物馆开放和新的考古报告问世，将进一步解开人们的疑惑，让惊奇变为惊喜。

2019年，在石崩主持工作的同时，我又负责神木市杨家城的保护建设工作。这是一座与石崩直线距离仅45公里的古城，建城时间却比石崩晚了三千多年。

三千多年来，历经商周、春秋战国、秦汉、南北朝、隋唐，虽有分裂纷争，然而一次次终归

于统一，统一始终是华夏文明的基本价值和终极追求。当时间来到两宋，距石崩45公里的杨家城再次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坚韧与包容。

这里是唐、宋麟州州城所在地，是杨家将的故乡，是英雄杨业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杨业父祖兄弟保家卫国的地方。根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在宋夏断断续续近百年的战争中，作为一座孤悬塞外的边城，麟州城数次被李继迁、李元昊等西夏首领率重兵围攻，却坚如磐石，一直未被攻破。麟州城建立百年，使长安—延安—榆林—神木一直向北的草原丝路，余脉尚存。

我们今天难以知道，从杨家将保卫的麟州城，向南输送了多少骏马和物资。仅从两宋期间许多精良兵器将出自今陕北地区、南宋初年“中兴四将”一半出自陕北就可以看出，以麟州城为盾、为矛的陕北，当年是大宋的强军之地。

仲秋之际，站在杨家城上，西风猎猎，长空碧透。一代文宗范仲淹在此写下了《渔